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夢

### 第五回 賈寶玉神遊太虛境 警幻仙曲演紅樓夢

第四回中既將薛家母子在榮府中寄居等事略已表明，此回暫可不寫了。如今且說林黛玉自在榮府以來，賈母萬般般愛，寢食起居一如寶玉，迎春、探春、惜春三個親孫女倒且靠後了。就是寶玉黛玉二人的親密友愛，也較別人不同，日則同行同坐，夜則同止同息，真是言和意順，略無參商。不想如今忽然來了一個薛寶釵，年紀雖大不多，然品格端方，容貌豐美，人多謂黛玉所不及。那寶釵卻又行為豁達，隨分從時，不比黛玉孤高自許，目無下塵，故深得下人之心。就是小丫頭們，亦多和寶釵親近。因此，黛玉心中便有些不忿。寶釵卻是渾然不覺。那寶玉也在孩提之間，況他天性所稟，一片愚拙偏僻，視姊妹兄弟皆出一意，並無親疏遠近之別。如今與黛玉同隨賈母一處坐臥，故略比別的姊妹熟慣些；既熟慣，便更覺親密；既親密，便不免一時有不虞之隙，求全之毀。這日，不知為何，二人言語有些不和起來，黛玉又在房中獨自垂淚。寶玉也自悔言語冒撞，前去俯就，那黛玉方漸漸的回轉過來。

因東邊寧府花園內梅花盛開，賈珍之妻尤氏乃治酒請賈母、邢夫人、王夫人等賞花。是日，先帶了賈蓉夫妻二人來面請賈母等於早飯後過來，就在會芳園遊玩，先茶後酒。不過是寧榮二府眷屬家宴，並無別樣新文趣事可記。

一時，寶玉倦怠，欲睡中覺。賈母命人好生哄著，歇息一回再來。賈蓉之妻秦氏便忙笑道：「我們這裡有給寶二叔收拾下的屋子，老祖宗放心，只管交給我就是了。」因向寶玉的奶娘丫鬟等道：「嬾嬾姐姐們，請寶二叔跟我這裡來。」賈母素知秦氏是極妥當的人，一一因他生得嫵娜纖巧，行事又溫柔和平，乃重孫媳中第一個得意之人一一見他去安置寶玉，自然是放心的了。

當下秦氏引了一簇人來至上房內間，寶玉抬頭看見是一幅畫貼在上面，人物固好，其故事乃是「燃藜圖」，心中便有些不快。又有一副對聯，寫的是：「世事洞明皆學問，人情練達即文章。」及看了這兩句，縱然室宇精美，鋪陳華麗，亦斷斷不肯在這裡了，忙說：「快出去！快出去！」

秦氏聽了，笑道：「這裡還不好，往那裡去呢？要不，就往我屋裡去罷。」寶玉點頭微笑。一個嬾嬾說道：「那裡有個叔叔往侄兒房裡睡覺的禮呢？」秦氏笑道：「不怕他惱，他能多大了？就忌諱這些個？上月你沒有看見我那個兄弟來了？雖然和寶二叔同年，兩個人要站在一處，只怕那一個還高些呢。」寶玉道：「我怎麼沒有見過？你帶他來我瞧瞧。」眾人笑道：「隔著二三里，那裡帶去？見的日子有呢。」

說著大家來至秦氏臥房。剛至房中，便有一股細細的甜香襲人。寶玉便覺眼錫骨軟，連說：「好香！」入房，向壁上時，有唐伯虎畫的「海棠春睡圖」，兩邊有宋學士秦太虛寫的一副對聯云：「嫩寒鎖夢因春冷，芳氣襲人是酒香。」案上設著武則天當日鏡室中設的寶鏡。一邊擺著趙飛燕立著舞過的金盤，盤內盛著安祿山擲過傷了太真乳的木瓜。上面設著壽昌公主於含章殿下臥的寶榻，懸的是同昌公主製的連珠帳。寶玉含笑說：「這裡好，這裡好！」秦氏笑道：「我這屋子大約神仙也可以住得了。」說著，親自展開了西施浣過的紗衾，移了紅娘抱過的鴛枕。於是眾奶母伏侍寶玉臥好了，款款散去，只留下襲人、媚人、晴雯、麝月四個丫鬟為伴。秦氏便叫小丫鬟們好了在簷下看著貓兒打架。

那寶玉纔合上眼，便恍恍惚惚的睡去，猶似秦氏在前，悠悠蕩蕩，跟著秦氏到了一處。但見朱欄玉砌，綠樹清溪，真是人跡不逢，飛塵罕到。寶玉在夢中歡喜，想道：「這個地方兒有趣！我若能在這裡過一生，雖然失了家也願意，強如天天被父母先生管束呢！」正在胡思之間，聽見山後有人作歌曰：

春夢隨雲散，飛花逐水流。寄言眾兒女，何必覓閒愁？

寶玉聽了，是個女孩兒的聲氣。歌音未息，早見那邊走出一個麗人來，蹁躑嫵娜，與凡人大不相同。有賦為證：

方離柳塢，乍出花房。但行處，鳥驚庭樹；將到時，影度迴廊。仙袂乍飄兮，聞麝蘭之馥郁；荷衣欲動兮，聽環珮之鏗鏘。靨笑春桃兮，雲鬢堆翠；唇綻櫻顆兮，榴齒含香。盼纖腰之楚楚兮，風迴雪舞；耀珠翠之的的兮，鴨綠鵝黃。出沒花間兮，宜嗔宜喜；徘徊池上兮，若飛若揚。蛾眉欲顰兮，將言而未語；蓮步乍移兮，欲止而仍行。羨美人之良質兮，冰清玉潤；慕美人之華服兮，烟燦文章。愛美人之容貌兮，香培玉斲；比美人之態度兮，鳳翥龍翔。其素若何？春梅綻雪。其潔若何？秋蕙披霜。其靜若何？松生空谷。其豔若何？霞映澄塘。其文若何？龍遊曲沼。其神若何？月射寒江。一一遠慚西子，近愧王嬙。奇矣哉！生於孰地？來自何方？信矣乎瑤池不二，紫府無雙。果何人哉若斯之美也？

寶玉見是一個仙姑，喜的忙來作揖，笑問道：「神仙姐姐，不知從那裡來，如今要往那裡去？我也不知這裡是何處，望乞攜帶，攜帶。」那仙姑道：「吾居離恨天之上，灌愁海之中，乃放春山遺香洞太虛幻境警幻仙姑是也。司人間之風情月債，掌塵世之女怨男癡。因近來風流冤孽，纏綿於此，是以前來訪察機會，佈散相思。今日與爾相逢，亦非偶然。此離吾境不遠，別無他物，僅有自採仙茗一盞，親釀美酒一甕，素練魔舞歌姬數人，新填《紅樓夢》仙曲二支。可試隨吾一遊否？」

寶玉聽了，喜躍非常，便忘了秦氏在何處了，竟隨了仙姑至一個所在。忽然前面有一座石牌坊，上書「太虛幻境」四大字，兩邊一副對聯，乃是：「假作真時真亦假，無為有處有還無。」轉過牌坊，便是一座宮門，上面橫書著四個大字，道是：「孽海情天」，也有一副對聯，大書云：「厚地高天，堪歎古今情不盡；痴男怨女，可憐風月債難酬。」

寶玉看了，心下自思道：「原來如此。但不知何為『古今之情』？又何為『風月之債』？從今倒要領略，領略。」寶玉只顧如此一想，不料早把那些邪魔招人膏肓了。當下隨了仙姑，進入二層門內，只見兩邊配殿皆有匾額對聯。一時看不盡許多，惟見幾處寫著的是：「癡情司」，「結怨司」，「朝啼司」，「暮哭司」，「春感司」，「秋悲司」。看了，因向仙姑道：「敢煩仙姑引我到那各司中遊玩遊玩，不知可使得麼？」仙姑道：「此中各司存的是普天下所有的女子過去未來的簿冊，爾乃凡眼塵軀，未便先知的。」寶玉聽了，那裡肯捨？又再四的懇求。那警幻便說：「也罷，就在此司內略隨喜隨喜罷。」寶玉喜不自勝，抬頭看這司的匾上，乃是「薄命司」三字，兩邊寫著對聯道：「春恨秋悲皆自惹，花容月貌為誰妍？」

寶玉看了，便知感歎。進入門中，只見有數個大櫥，皆用封條封著。看那封條上，皆有各省地名。寶玉一心只揀自己家鄉的封條看，只見那邊櫥上封條大書「金陵十二釵正冊」。寶玉因問：「何為『金陵十二釵正冊』？」警幻道：「即爾省中二冠首女子之冊，故為正冊。」寶玉道：「常聽人說，金陵極大，怎麼只十二個女子？如今單我們家裡，上上下下就有幾百個女孩兒。」警幻微笑道：「一省女子固多，不過擇其緊要者錄之。兩邊二櫥則又次之，餘者庸常之輩便無冊可錄了。」

寶玉再看下首一櫥，上寫著「金陵十二釵副冊」；又一櫥，上寫著「金陵十二釵又副冊」。寶玉便伸手先將又副冊櫥門開了，拿出一本冊來。揭開看時，只見這首頁上畫的，既非人物，亦非山水，不過是水墨滌染，滿紙烏雲濁霧而已。後有幾行字跡，寫道是：

霽月難逢，彩雲易散。心比天高，身為下賤。風流靈巧招人怨。壽夭多因誹謗生，多情公子空牽念。

寶玉看了不甚明白。又見後面畫著一簇鮮花，一床破蓆。也有幾句言詞，寫道是：

枉自溫柔和順，空云似桂如蘭。堪羨優伶有福，誰知公子無緣！

寶玉看了，益發解說不出是何意思。遂將這一本冊子擱起來，又去開了副冊櫥門，拿起一本冊來，打開看時，只見首頁也是畫，卻畫著一株桂花，下面有一方池沼，其中水涸泥乾，蓮枯藕敗。後面書云：

根並荷花一莖香，平生遭際實堪傷。自從兩地生孤木，致使香魂返故鄉。

寶玉看了又不解。又去取那正冊看時，只見頭一頁上畫著是兩株枯木，木上懸著一圍玉帶；地下又有一堆雪，雪中一股金簪。

也有四句詩道：

可歎停機德，堪憐詠絮才！玉帶林中掛，金簪雪裡埋。

寶玉看了仍不解，待要問時，知他必不肯洩漏天機，待要丟下，又不捨，遂往後看。只見畫著一張弓，弓上掛著一個香櫟。也有一首歌詞云：

二〇年來辨是非，榴花開處照宮闈。三春爭及初春景？虎兔相逢大夢歸。

後面又畫著兩個人放風箏，一片大海，一隻大船，船中有一女子，掩面泣涕之狀。畫後也有四句，寫著道：

才自精明志自高，生於末世運偏消。清明涕送江邊望，千里東風一夢遙。後面又畫著幾縷飛雲，一灣逝水。其詞曰：

富貴又何為？襤褸之間父母違。展眼弔斜暉，湘江水逝楚雲飛。後面又畫著一塊美玉，落在泥污之中。其斷語云：

欲潔何曾潔？云空未必空。可憐金玉質，終陷淖泥中！後面忽畫一惡狼，追撲一美女，有欲啖之意。其下書云：

子係中山狼，得志便猖狂。金閨花柳質，一載赴黃梁！後面便是一所古廟，裡面有一美人在內看經獨坐。其判云：

勘破三春景不長，緇衣頓改昔年粧。可憐繡戶侯門女，獨臥青燈古佛旁！後面是一片冰山，山上有一只雌鳳。其判云：

凡鳥偏從末世來，都知愛慕此生才。一從二令三人木，哭向金陵事更哀！後面又是一座荒村野店，有一美人在那裡紡績。

其判曰：

勢敗休云貴，家亡莫論親。偶因濟劉氏，巧得遇恩人。詩後又畫一盆茂蘭。旁有一位鳳冠霞帔的美人。也有判云：

桃李春風結子完，到頭誰似一盆蘭？如冰水好空相妒，枉與他人作笑談。詩後又畫一座高樓，上有一美人懸梁自盡。其判

云：

情天情海幻情身，情既相逢必主淫。漫言不肖皆榮出，造孽開端實在寧。

寶玉還欲看時，那仙姑知他天分高明，性情穎慧，恐洩漏天機，便掩了卷冊，笑向寶玉道：「且隨我去遊玩奇景，何必在此打這悶葫蘆？」

寶玉恍恍惚惚，不覺棄了卷冊，又隨警幻來至後面。但見畫棟雕簷，珠簾繡幕，仙花馥郁，異草芬芳，真好所在也！正是：

「光搖朱戶金鋪地，雪照瓊窗玉作宮。」又聽警幻笑道：「你們快出來迎接貴客！」一言未了，只見房中走出幾個仙子來，荷袂蹁躚，羽衣飄舞，嬌若春花，媚如秋月。見了寶玉，都怨謗警幻道：「我們不知係何貴客，忙的接出來。姐姐曾說今日今時必有個絳珠妹子的生魂前來遊玩，故我等久待，何故反引這濁物來污染清淨女兒之境？」

寶玉如此說，便嚇的欲退不能，果覺自形污穢不堪。警幻忙攔住寶玉的手，向眾仙姬笑道：「你等不知原委。今日原欲往榮府去接絳珠，適從寧府經過，偶遇榮寧二公之靈，囑吾云：『吾家自國朝定鼎以來，功名奕世，富貴流傳，已歷百年；奈運終數盡，不可挽回！我等之子孫雖多，竟無可以繼業者。惟嫡孫寶玉一人，稟性乖張，用情怪謔，雖聰明靈慧，略可望成，無奈吾家運數合終，恐無人規引入正。幸仙姑偶來，望先以情欲聲色等事警其癡頑，或能使他跳出迷人圈子，入於正路，亦吾兄弟之幸矣。』如此囑吾，故發慈心，引彼至此。先以他家上中下三等女子的終身冊籍，令其熟玩，尚未覺悟；故引了再到此處，遍歷那飲饌聲色之幻，或冀將來一悟，未可知也。」說畢，攜了寶玉入室。但聞一縷幽香，不知所焚何物，寶玉不禁相問。警幻冷笑道：「此香乃塵世所無，爾如何能知！此係諸名山勝境初生異卉之精，合各種寶林珠樹之油所製：名為『群芳髓』。」

寶玉聽了，自是羨慕。於是大家入座，小鬟捧上茶來。寶玉覺得香清味美，迥非常品，因又問何名。警幻道：「此茶出在放春山遺香洞，又以仙花靈葉上所帶的宿露烹了，名曰『千紅一窟』。」寶玉聽了，點頭稱賞，因看房內，瑤琴、寶鼎、古畫、新詩，無所不有。更喜窗下亦有唾絨，奩間時漬粉污。壁上也掛著一副對聯，書云：「幽微靈秀地，無可奈何天。」寶玉看畢，因又請問眾仙姑姓名：一名癡夢仙姑，一名鍾情大士，一名引愁金女，一名度恨菩提，各各道號不一。

少刻，有小鬟來調桌安椅，擺設酒饌。正是：「瓊漿滿泛玻璃盞，玉液濃斟琥珀杯。」寶玉因此酒香洌異常，又不禁相問。警幻道：「此酒乃以百花之蕊，萬木之汁，加以麟髓鳳乳釀成，因名為『萬壽同杯』。」寶玉稱賞不迭。

飲酒間，又有二個舞女上來請問演何詞曲。警幻道：「就將新制紅樓夢二支演上來。」舞女們答應了，便輕敲檀板，款按銀箏。聽他歌道是：「開闢鴻蒙，」方歌了一句，警幻道：「此曲不比塵世中所填傳奇之曲，必有生旦淨末之別，又有南北九宮之限。此或詠歎一人，或感懷一事，偶成一曲，即可譜入管弦，若非個中人，不知其中之妙。料爾亦未必深明此調，若不先閱其稿，後聽其歌，反成嚼蠟矣。」說畢，回頭命小鬟取了紅樓夢原稿來，遞與寶玉。寶玉接過來，一面目視其文，耳聆其歌曰：

紅樓夢引子

開闢鴻濛，誰為情種？都只為風月情濃，趁著這奈何天，傷懷日，寂寥時，試遣愚衷；因此上，演出這懷金悼玉的紅樓夢。

終身誤

都道是金玉良緣，俺只念木石前盟。空對著山中高士水晶雪，終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。歎人間，美中不足今方信；縱然是齊眉舉案，到底意難平！

枉凝眉

一個是閨苑仙葩，一個是美玉無瑕。若說沒奇緣，今生偏又遇著他；若說有奇緣，如何心事終虛化？一個枉自嗟呀，一個空勞牽掛。一個是水中央，一個是鏡中花。想眼中能有多少淚珠兒，怎禁得秋流到冬盡，春流到夏？

卻說寶玉聽了此曲，散漫無稽，未見得好處，但其聲韻悽惋，竟能銷魂醉魄。因此也不問其原委，也不究其來歷，就暫以此釋悶而已。因又看下面道：

恨無常

喜榮華正好，恨無常又到。眼睜睜，把萬事全拋。蕩悠悠，芳魂銷耗。望家鄉，路遠山高，故向爹娘夢裡相尋告；兒命已入黃泉，天倫呵，須要退步抽身早！

分骨肉

一帆風雨路三千，把骨肉家園齊來拋閃。恐哭損殘年，告爹娘，休把兒懸念；自古窮通皆有定，離合豈無緣？從今分兩地，各自保平安。奴去也，莫牽連！

樂中悲

襤褸中，父母歎雙亡。縱居那綺羅叢，誰知嬌養？幸生來英豪闊大寬宏量，從未將兒女私情，略縈心上，好一似霽月光風耀玉堂。虧配得才貌仙郎，博得個地久天長，準折得幼年時坎坷形狀。終久是雲散高唐，水涸湘江；這是塵寰中消長數應當，何必枉悲傷？

世難容

氣質美如蘭，才華馥比仙，天生成孤癖人皆罕。你道是咬肉食腥膻，視綺羅俗厭；卻不知太高人愈妒，過潔世同嫌。可歎這青燈古殿人將老，孤負了紅粉朱樓春色闌！到頭來，依舊是風塵航艤違心願，好一似無瑕白玉遭泥陷。又何須王孫公子歎無緣？

喜冤家

中山狼，無情獸，全不念當日根由，一味的驕奢淫蕩貪歡媾。覷著那侯門豔質同蒲柳，作踐的公府千金似下流。歎芳魂飄魄，一載蕩悠悠！

虛花悟

將那三春看破，桃紅柳綠待如何？把這韶華打滅，覓那清淡天和。說什麼天上夭桃盛，雲中杏蕊多？到頭來，誰見把秋捱過？則看那白楊村裡人嗚咽，青楓林下鬼吟哦，更兼著連天衰草遮墳墓。這的是昨貧今富人勞碌，春榮秋謝花折磨。似這般生關死劫誰能躲？聞說道西方寶樹喚婆娑，上結著長生果。

#### 聰明累

機關算盡太聰明，反算了卿卿性命！生前心已碎，死後性空靈。家富人寧，終有個家亡人散各奔騰。枉費了意懸懸半世心，好一似蕩悠悠三更夢。忽喇喇，似大廈傾，昏慘慘，似燈將盡。呀！一場歡喜忽悲辛，歎人世，終難定！

#### 留餘慶

留餘慶，留餘慶，忽遇恩人。幸娘親，幸娘親，積得陰功。勸人生：濟困扶窮，休似俺那愛銀錢忘肉體的狠舅奸兄！正是乘除加減，上有蒼穹。

#### 晚韶華

鏡裡恩情，更那堪夢裡功名！那美韶華去之何迅？再休提繡帳鴛衾，只這戴珠冠，披鳳襖，也抵不了無常性命！雖說是人生莫受老來貧，也須要陰鷲積兒孫。氣昂昂頭戴簪纓，光燦燦胸懸金印，威赫赫爵祿高登，昏慘慘黃泉路近。問古來將相可還存？也只是虛名兒與後人欽敬。

#### 好事終

畫梁春盡落香塵。擅風情，乘月貌，便是敗家的根本。箕裘頹墮皆從敬，家事消亡首罪寧，宿孽總因情！

#### 飛鳥各投林

為官的，家業凋零；富貴的，金銀散盡；有恩的，死裡逃生；無情的，分明報應；欠命的，命已還；欠淚的，淚已盡；冤冤相報實非輕，分離聚合皆前定。欲知命短問前生，老來富貴也真倖。看破的，遁入空門；痴迷的，枉送了性命；好一似食盡鳥投林，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！

歌畢，還要歌副曲。警幻見寶玉甚無趣味，因歎：「癡兒竟尚未悟！」那寶玉忙止歌姬，不必再唱，自覺朦朧恍惚，告醉求臥。警幻便命撤去殘席，送寶玉至一香閨繡閣中。其間鋪陳之盛乃素所未見之物。更可駭者，早有一位仙姬在內，其鮮豔嫵媚，大似寶釵，嫵娜風流，又如黛玉。正不知是何意，忽見警幻說道：「塵世中多少富貴之家，那些綠窗風月，繡閣煙霞，皆被那些淫污紈袴與流蕩女子玷辱了。更可恨者，自古來，多少輕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為飾，又以情而不淫作案，此皆飾非掩醜之語耳。好色即淫，知情更淫。是以巫山之會、雲雨之歡，皆由既悅其色、復戀其情所致。吾所愛汝者，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。」

寶玉聽了，嚇的慌忙答道：「仙姑差了。我因懶於讀書，家父母尚每垂訓飭，豈敢再冒『淫』字？況且年紀尚幼，不知『淫』為何事。」警幻道：「非也。淫雖一理，意則有別。如世之好淫者，不過悅容貌，喜歌舞，調笑無厭，雲雨無時，恨不能盡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時之趣興，此皆皮膚濫淫之蠢物耳。如爾，則天分中生成一段癡情，吾輩推之為意淫。惟『意淫』二字可心會而不可口傳，可神通而不可語達。汝今獨得此二字，在閨閣中雖可為良友，卻於世道中未免迂闊怪詭，百口嘲謗，萬目睚眦。今既遇爾祖寧榮二公，剖腹深囑，吾不忍子獨為我閨閣增光，而見棄於世道，故引子前來，醉以美酒，沁以仙茗，警以妙曲，再將吾妹一人一一乳名兼美，表字可卿者一一許配與汝。今夕良時，即可成姻。不過令汝領略此仙閨幻境之風光尚然如此，何況塵世之情景呢？從今後，萬萬解釋，改悟前情，留意於孔孟之間，委身於經濟之道。」說畢，便秘授以「雲雨」之事，推寶玉入房中，將門掩上自去。

那寶玉恍恍惚惚，依著警幻所囑，未免有兒女之事，難以盡述。至次日，便柔情繾綣，軟語溫存，與可卿難解難分。因二人攜手出去遊玩之時，忽至一個所在，但見荊榛遍地，狼虎同群，迎面一道黑溪阻路，並無橋梁可通。正在猶豫之間，忽見警幻從後追來，說道：「快休前進！作速回頭要緊！」寶玉忙止步問道：「此係何處？」警幻道：「此乃迷津，深有萬丈，遙亙千里，中無舟楫可通，只有一個木筏，乃木居士掌舵，灰侍者撐篙，不受金銀之謝，但遇有緣者渡之。爾今偶遊至此，設如墜落其中，便深負我從前諄諄警戒之語了。」話猶未了，只聽迷津內響如雷聲，有許多夜叉海鬼，將寶玉拖將下去。嚇得寶玉汗下如雨，一面失聲喊叫：「可卿救我！」嚇得襲人輩眾丫鬟忙上來攙住，叫：「寶玉，不怕，我們在這裡呢。」

卻說秦氏正在房外囑咐小丫頭們好生看著貓兒狗兒打架，忽聞寶玉在夢中喚他的小名兒，因納悶道：「我的小名兒，這裡從無人知道，他如何得知，在夢中叫出來？」

未知何因，下回分解。